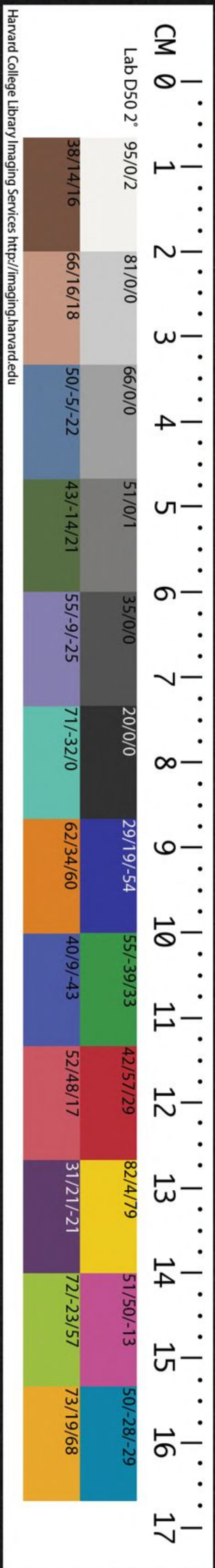


T4681 /2924 #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 INSTITUTE

87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高

岱魯宗父較

兵制篇

上

三代兵制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昔者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
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致治之極猶班
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商有亳野之

師周武王克商以兵平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定軍賦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而至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乃車

徒異賦均起法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
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
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圃術路爲三千六百
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
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
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

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匹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而車右掌軍車之政
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國
勇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
鄉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
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槩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
之京軍主居王畿爲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
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
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

之故凡致民用之軍旅田役皆由鄉遂至於都鄙此
公卿大夫各帥其采地之民而用之猶後世郡國調
遣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綦布則五國以爲屬
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
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而每歲中春教振旅以
蒐中夏教蒐舍以蒐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
以狩當其時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
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

內患爲屬連卒長以聯其國爲長師正伯以聯其人
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故大司馬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其於天下也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
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封建盛而
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爲正之具也由今論之自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積而爲百乘千乘又積而爲萬
乘而天下之賦定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爲師
爲軍而天下之軍立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故六鄉爲六軍六遂亦
七萬五千家則是合六遂六鄉可制十二軍矣有十
二軍之衆而僅制六軍以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王
畿千里車萬乘而六軍通用千乘則所用特十之一
耳大國百里車千乘而三軍所用則五百乘次國七
十里車七百乘而二軍所用則二百五十乘是十之
五耳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而一軍所用則一百六
十五乘是又三之一耳以見先王之不盡民財也不
特此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

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
可任者十六而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止八
人耳故遂人曰以下劑致氓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
之惟以下劑爲率大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
爲千乘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六遂及
三等侯國皆通此數大司馬邁而征之七家相更以
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諸侯之
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
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

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諸侯之民
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
焉耳蓋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及上地中地地下地之
任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及戎馬兵車甲士
徒卒之賦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
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
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調
發則不厭其簡故每甸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止七
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而十六次調發方及

一夫也誠以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而調發必
簡則人不疲於征戰又况此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
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
長兩司馬卽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
卽平日之族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軍將卽平日之
州長鄉大夫也方平居無事之時人聯家比有教養
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簡車閱
徒無招呼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衛然則兵不待選皆
吾民將不改置皆吾吏有事則隨之於行陣事已則

歸之於田里故軍藏於六鄉而弗謂軍將藏於六鄉而弗謂將以蒐苗獮狩而隱其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任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春官之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拳拳於法象之垂汲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嘗考之書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六百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

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敢擅發召公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專行是則兵無專將將無專權可見矣以至鄉遂之民屬司徒四時之田屬司馬閭師則受軍旅之戒於司馬鄉師則致役要之辟於司空蓋六軍之制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居然若無至其四時之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曰芟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

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為還田之期以此見先生之不樂用兵也特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民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芟舍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振旅之陳而不用兵之意已默寓乎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為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獮圍守不釋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用殺也特以兵不可以無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

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獮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仁已迭行乎其間矣而又仲春則以辨鼓鐸錫鑄仲夏則以撰車徒書契名號仲秋則以辨旗物仲冬則以詳坐作進止各主其一不盡求也蒐以祭社苗以享禘獮以祀祊狩以享烝各以行禮非暴物也蓋田本肄武而以禮終獵本厲殺而以仁勝此之謂順以動而悅以使乎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

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鄉皆將則蓄將
 不為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
 具哉若乃天子之衛有郎衛有兵衛而其別有四居
 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為環列腹
 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
 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
 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
 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是也
 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

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然環
 列腹心之衛則為尤重且急苟不以時而糾勸之一
 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道藝之害此宮
 正所以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去其淫怠與
 其奇衰防以過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有保氏以
 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均其
 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頒其誅賞如此則八次八
 舍之列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
 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掌之太僕統

之師氏帥之司隸令之又况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
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
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廁跡其間平時
來階祀而立堂垂執劉鉞而秉戈刃者率皆冕弁之
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曷常有文事武事之判耶
且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官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
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
屬何哉蓋官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制不可以不相
制官皆王官兵皆王民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

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爲防谷而觀
之任征伐之兵皆出於農則無追呼名募之擾無圍
聚廩餉之費而民以農隙之時講武則旣因富而力
強處宿衛之兵多出於士則無長淫導邪之失無祗
凶邇逆之災而士以析巡之餘均敘則又由教以知
方矣此成周所以克詰張皇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
也歟周道衰法度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
安公問行霸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
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

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識，緩急足以相死。其教既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而依倣周制，變為輕利實始，使兵農異趨，何也？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自五家為軌，積而至十連為鄉，為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如鄉之法制，鄙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泄一

至十縣為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為三軍者四。如遂之法，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於是國中之士為兵，鄙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齊桓既沒，晉文接之，蒐於被廬，作三軍教其民。其後又作三行以禦狄，實六軍矣。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豈自知其僭而稍替其一乎？是時楚益強大，僭王號，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隋，廣而為三軍。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

子弟往往非古至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厥貉之會
 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
 兩甄之制莊王圖霸邲之戰軍制備焉三軍為正軍
 二廣為親軍游闕為游兵廣有一卒卒備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於陳則分左右二拒調卒之法商衆工賈不敗其業
 卒旅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楚是
 以強共王之時若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

創名之康王時為掩始井沃衍牧臯濕賦車籍馬而
 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
 則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為舟師焉雖迭為
 盟主總帥諸侯然其制已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
 速之功故不能究王制嗣是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
 丘甲襄公作三軍昭公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葦
 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益竭
 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大變丘乘之制而民無遺力矣
 於是吳越乘時僭號上國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

萬人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於會稽甲盾五千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此越之兵也至於秦自襄公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師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五戶為伍十戶為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

十里一亭亭有長五亭一鄉鄉有游徼十亭一縣縣有令尉十鄉曰聚聚有嗇夫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亦非復商鞅之舊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藉為兵而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

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
 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
 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
 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日彼孫吳者尚勢利而貴變詐
 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衆謀不良
 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
 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
 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為其
 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

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
 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鎰金無本賞矣事
 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齧三日之糧日中而趨
 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
 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

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
 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
 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
 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鱣鱣
 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
 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

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亾故兵無他道亦有
 仁義而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
 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錯
 兵寢而不用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政乘
 四世之威據山河之阻窮兵力以毒天下既滅六國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
 銷之示黔首弗復用講武之禮罷為角抵而北築長
 城以拒胡置戍焉又南戍五嶺秦民見行如往棄市
 因謫發之先謫發吏有臯及贅壻賈人後以常有市

籍者又後以太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人情騷然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卒以擊之蓋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數十萬坑於楚者又二十餘萬而曉關下將軍皆賈豎一啗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常追維之商鞅破田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循古遺法然而

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鬪○狠○上○藉○其○力○下○安○於○義○自○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鬪○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繇○是○秦○人○之○俗○尚○武○黷○棄○禮○義○雖○能○卒○致○強○盛○而○自○焚○之○釁○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彌○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且○蒼○頭○鬪○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

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强大章邯
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
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亾也嗚呼豈盡繇兵弛哉長
城五嶺阿房驪山之役使健卒壯士徒虛耗於無用
之地靡爛於不切之工是自潰其衛也且此降而坑
於諸侯者夫非卽曩者翦賁以之橫行天下誅滅六
雄者耶國有興衰而士之勇怯頓殊何也况使爲將
者畏讒譖避誅責而降初亦未甚敗衄也然則豈兵
不勝之咎哉

章氏考索曰周之六官司馬掌兵而其起軍旅
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
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此
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
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
其旗鼓鐃鏡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
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
遂家任一人而未常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

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
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
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爲之根本外有封建爲之
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
止於邊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
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文蒐
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
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
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

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
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
民以利鬪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
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
戶三男子並爲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
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
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
勞轉輸之費也至秦而置郡縣裂侯國則外無
屏翰之助天子孤立於上而中國與四夷爲鄰

所藉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
之固黔首窮悴於下而中國與四夷爲敵所資
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
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
養兵烏得無權剝股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
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
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前漢東外以識中國也再變而輝國齊想之也

兩漢兵制

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而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
講肄脩武備云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
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
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
零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
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
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

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
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壘射聲虎
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
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
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
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
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
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
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

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而不易於發
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
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與是故以勞賜
之典則季秋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勞之以農
桑而後遣以閱習之法則背秋涉冬幸長安南門都
試五校士爲八陣進退而光祿特嚴不會之免至若
南北軍皆隸於三公而光祿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
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經明行脩
之士則宿衛之任固亦周虎士諸子遺意哉是以朱

虛入衛卒平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
而却慎夫人之坐日磔以入侍而縛莽何羅之逆皆
繇環衛得人故也其後武帝盛兵以威四夷至以中
尉材官出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爲
八校進中尉屬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及外西域
兵而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屯兵越騎
校尉掌越騎知越事者胡騎校尉掌胡騎習胡事者
與長水射聲虎賁三校尉而八外又置城門校尉掌
京城門屯兵屯各有司馬有十二城門候焉既又恐

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爲
宮掖衛是雖於南北軍相制之意不甚失然異時南
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八校之置以習
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
之則常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
壞矣且又使世家富人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
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伏飛之屬隸於光祿以爲
天子之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疎遠外庭之後衛
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

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於是禁密之地，凡可以轉移
 惑亂人主者，無所不至。而異日宦官倖威，專兵之禍。
 於是始基，皆武帝紛更之所貽也。若乃郡國之兵，初
 時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
 船常以秋後講肄課法，各有員而用，各隨其地之宜。
 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於是巴
 蜀三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
 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
 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各推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

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
 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
 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若
 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太守發騎士馬
 不適士，則太守有貶。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
 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此郡
 國兵之凡也。其賦於民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
 雖貧者不免於為民。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傅之疇

官以給公家徭役給於中都官則爲衛士給於郡國則爲材官給於邊繇則爲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爲更卒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蓋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謂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千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日戍然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還因留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謂過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裳悉自備年五十六始免此調民之畧

也自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之官徒弛刑者及應募飲飛射士孤兒

胡越騎詣金城而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
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伏飛胡越騎從
事是南北軍皆出矣紛紛無復舊制孰非自武帝啓
之耶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
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
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謂
之五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
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於
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

役唯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
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如故九年省關都尉
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時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
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繇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
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肄或以爲惡韓延壽始
以試事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及王隗囂之劫更始
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
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然終

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且自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成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日就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故盜起一

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辨臨時戰非素習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三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始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陣徵爲積卒召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徒列屯坐食而已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羌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都尉五年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

乃勸靈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操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又改刺史爲州牧然是時也黃巾雖殲而蕭牆之禍深可寒心蓋自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并爲五營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衛尉不聞更戍之士又舉五營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於是中

世以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戚宦更領兵權迭相傾奪五營畏服中人以至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取族滅何武袁紹不勝其憤且懲竇武之事欲藉分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闔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闔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繇而光武實爲之蓋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者深思而曲備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鼙鏡獨
 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
 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
 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
 散於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
 此其綱紀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
 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
 甚重其別又有四焉通籍於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
 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

伐楚以荆伐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常調民以
 戍遠徼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
 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
 兵不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
 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自周衰一變而為齊
 之內政再變而為晉之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
 掃地盡矣漢興與民二十則傳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
 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
 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無不閑軍旅者或為卒

更○或○爲○踐○更○或○爲○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
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
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
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則○罷
歸○衛○霍○勳○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此○其○綱○維○大
體○猶○有○先○王○遺○意○乃○其○中○猶○可○取○者○國○有○軍○事○不○取
專○斷○是○以○輪○台○之○書○徧○示○百○官○屯○田○之○奉○初○終○下○議
匈奴和親而四百石博士得以抗論以至精兵郡國
人主親爲擇將相而代地吾所急則委陳稀淮陽兵

之○勁○實○擢○灌○夫○其○視○兵○也○不○亦○重○乎○然○而○從○軍○有○勞
得○以○復○除○關○中○之○卒○復○以○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譴
金○布○著○令○尤○卹○死○事○羽○林○養○子○特○錄○孤○兒○至○饗○遣○衛
士○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其○卹○兵○也○不○亦○寬
乎○乃○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潛○上○者○必○戮○上○功○增○級
者○幕○府○已○察○亭○徼○不○治○者○出○巡○已○誅○乘○傳○行○塞○因○以
歸○家○者○詔○敕○已○至○以○至○禁○撓○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
懦○者○有○誅○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屯○而○不○詣○屯○所
者○以○乏○輿○論○則○嚴○明○爲○何○如○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

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故○繇○有○復○筭○有○減○更○有○
貧○繇○戍○之○法○可○謂○恕○矣○乃○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故○將○
之○家○均○於○給○賦○以○至○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
泗○泉○太○守○卽○拜○破○羌○不○爲○異○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拚○
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則○均○一○爲○何○如○至○於○上○下○相○維○
隄○防○必○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爲○過○多○
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制○也○都○試○之○役○
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
上○下○之○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僞○伍○符○素○備○

以○正○什○伍○而○膠○西○欲○擅○發○兵○則○弓○高○誥○之○自○前○嚴○助○
以○節○發○兵○則○郡○守○拒○之○不○從○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三○
長○以○防○盜○賊○而○天○下○之○亭○幾○三○萬○則○其○周○密○又○何○如○
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悔○以○寬○恤○待○士○卒○故○勞○
不○致○怨○以○嚴○明○馭○將○帥○故○士○卒○不○敢○驕○惰○以○均○一○定○
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奸○宄○無○以○
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七○國○變○生○倉○卒○
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
以○也○獨○其○以○軍○擊○虜○而○發○及○吏○無○告○勅○與○父○母○有○市○

古今通纂卷二十一
藉者甚而列侯封君皆所不免是悉民以爲兵也得
無困於征行之擾戍邊備胡而調及淮陽汝南雖東
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
之勞且時平輒弛備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則
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防外戍卒以實邊而中尉
北軍亦出擊胡則王旅無鎮衛之職何以重內其節
目不謹者益如此是以漢之兵雖少近古而卒不能
遂如古也建于中興則兵制凌失都試之法不可罷
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于是郡兵不練

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曩時比也士大夫
不聞武事至引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則又
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矣漢烏得而不衰善乎
應邵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
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
兵雷震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
警一旦驅之以卽驅敵猶鳩雀捕鷹鷄豚魚弋豺虎
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竝發牧守
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

忿驚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已功不教而戰是謂弃之
迹其禍敗豈虛乎哉

魏晉論之曰天子王莽請詣詣其將國器林官
并與其餘錄大斷者一世烈矣對其將而不
不聞左車至臣憂深以入博長深非其
而東商南北二軍以兼事其共非其
其共非其

三國六朝兵制

三國蜀初置五軍其將校畧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
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然國小壤迫大兵數動及
諸葛亮卒蜀兵耗矣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
部及車下虎士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
名非一調度亦無法大率强者爲兵羸者補戶至有
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其後又
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初曹公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制

中營於是。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改漢乘之名曰治兵。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自操納司馬懿之言。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晉自文王置二衛三部司馬。以中領之。軍領之。及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方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及驍騎七軍。皆以中

軍將軍羊祜領之。帝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次國二軍。兵三千。小國一軍。兵千五百。及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其服從官役者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未宜約損州兵。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武備不可盡弛。帝不聽。而永康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亂。元帝南渡。以揚州為京畿。荊州江州為重鎮。而三

州戶口實居江南之半。於是復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蘓峻以啓釁爲國憂。蓋其勢也。然王師所出調兵不踰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率取奴兵百姓怨嗟。有戰輒敗。及後魏天和中闔門之謫除於崔挺三長之制。立於李冲屯兵興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絹自隨之困。省世業定於李安世而豪強蔭附逃役之弊均。定都中洛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分建六鎮優復府戶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良法

浸墮。至於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敢問。致啓高歡驕逞之心。則紀綱陵替豈非徇於承平文飾過盛之弊哉。高齊別爲內外領之二曹。雖十人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然武帝之際政以賄成。一時領軍至二千人。無謂甚矣。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蘓綽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

國主二大將軍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
衆不滿五萬人此蘓綽之請也周至克齊之後并前
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此隸戶有還奴虜
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
糧蓄以六家備民力稍裕矣隋之兵制大抵周齊府
兵之舊而加潤色焉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
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
統之府有郎將有副部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
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改驃騎曰鷹揚鄴

將軍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
文帝取江南之後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
之要害之地者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或出於襄陽或
出於永安以至江陵斬春廬州廣陵東海皆列兵分
戍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
帥帥長史則總之高穎而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
之意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麗之役
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
以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而遼東浪死之歌作隋遂亡

矣

之要者之此者以八而由出於六合而由於集則也
 文帝頗以備之於以縣管兵合五十一將八千而
 不車總口隔波雜限置得漸果變此而兵之天畧也

唐代兵制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
 府兵府兵後廢而為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
 矣及其末也強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
 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以
 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脩
 於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
 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為軍軍
 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

古今通纂卷二十五
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歲餘復
十二軍軍置將軍坊主各一人太宗貞觀十年更號
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
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
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
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
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
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
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

古今通纂卷二十五
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
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
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
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
將行平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
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
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
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

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二番皆一月止至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末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曠騎入隸於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耻爲之自天寶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

下魚書其後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我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日番上宿衛者皆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原其所以豈其立法不善哉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未始悉民以爲兵也六家而供一兵未始悉仰給於官也隊伍火長

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則上下相維之制立
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則內外輕
重之勢御四方有警命將以出事定功成而將解兵
歸則跋扈專恣之釁杜農隙教閱而陣戰不精罪至
折衝并及刺史則驕惰懈弛之原祛且始也宿衛之
士月上而歲徧至後則更代多不以時矣始也出兵
多不踰時遠不經歲自劉仁軌將以鎮洮河於是始
有久戍之役矣始也衣糧自辦出征或有給予自牛
仙客以積財媚上得宰相邊將慕效之而山東戍卒

齊繪帛自隨者輒誘之置府庫晝苦役夜繫地牢利
其死而沒其財於是得生還者十絕二三矣且州縣
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獲以賄免貧而老弱者不
得免而逃焉於是州縣之兵多逃亾之患矣是皆其
守之非其制而積漸致弊也說乃不酌弊救失追復
貞觀之舊而顧苟且以便目前爲召募之法增養兵
之費浸使根本不固國勢動搖說寧能辭其責也哉
蓋自是府兵壞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
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
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劔南嶺南江南
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
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
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
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
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
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
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扼遂陷兩京肅

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
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
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
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
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
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
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而天
子顧力不能制則含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
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亾滅語曰兵由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爲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于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制兵何其處內者曲盡而處外者猶踈矣哉從今觀之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旣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以處之都督以總之此其爲

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又隆之以極崇之品秩與十衛將軍同而在六尚書之上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然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爲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遙授不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無何遙授之端一啓于王嗣真之寵任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嘉運之私愛及攘却四夷之思銳然自

奮而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方鎮之權于是始重且募曠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于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又時李林甫專寵固位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請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以爲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其後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而邊陲有偏注之勢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再造唐室是寔正上下之分以綱紀四方而偷取苟安至

王玄志之亾。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襲位。而爵祿廢置。胥出于下。馴至廣德之際。安史既平。諸州賓服。代宗復不能因事制變。卒使僕固懷恩。養寇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而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卽卽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足以警動淄清。未幾。李惟岳欲世襲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並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

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故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相委以罪。且怯於臨陣。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而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往往進止。弗審。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旅。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財竭力斃。迄無成功。由是言之。豈真方鎮悍不可制耶。

古今通考卷之二十四
直以制馭無道而委柄授之以自賊也可不哀哉夫
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
既定天下罷從軍者歸田願畱者三萬人以渭水白
渠旁民所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軍
以子弟代號父子軍而諸衛府兵爲南衙軍貞觀中
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日百騎已選材力
驍壯爲七營月一營番上日北衙七營已置左右屯
營於玄武門領於諸衛號飛騎上游幸以從爲翊衛
高宗時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夾

陞桓行幸夾馳道而馳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
睿宗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韋亂改左右龍武軍用
元功功臣子弟以充良家子避征戍者或稍得納贖
隸焉分日更上如羽林皆謂禁軍末年禁兵浸耗當
祿山反時諸禁衛從上西者僅千人肅宗赴靈武衛
士不滿百專倚朔方軍爲根本既卽位以禁旅單弱
稍復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軍以元扈從官子弟充
之曰北衙六軍中擇諸善騎射者置御前日供奉射
生官分左右廂日左右英武軍乾元初李輔國用事

欲擅兵請得將羽林騎士五百人時徵巡李揆曰漢
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
北衙欲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今用羽林伐金吾警非
制也脫內有非常當何用制之乎事得寢初哥舒翰
破吐蕃於洮西置神策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校尉
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難而神策沒於吐蕃不得歸
卽詔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將所部屯陝而命中使
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已代宗幸陝朝恩舉以
其軍從事平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顯然

與北軍並也巳吐蕃復犯京師朝恩又以神策軍屯
苑中自是寢盛分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
軍而朝恩以知神策軍使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
麟遊晉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請以興平武功扶風
天興諸衛畢隸之而朝恩以放橫誅死當是時神策
軍雖處內隸宦官而數以裨將主兵出征代輒克及
李希烈反盜四起神策武士多鬪死詔神策使白
志貞蒐補以充志貞因爲利東征士死亡者不以聞
市井豪緣爲幸入賂則補之名著籍受給賜而身市

唐今流平卷
卷二十一
塵爲販鬻於是健卒盡而隸伍籍無慮皆市人段秀
實以爲禁旅單弱不足備非常上疏言天子萬乘諸
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凡以尊君
卑臣強幹而弱枝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
鎮而禁衛不備不精旣削且弱後倖有變國何以待
之夫猛虎所爲百獸畏者以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
豚特犬皆能爲之敵惟陛下留意疏上不省尋涇卒
作亂召禁兵捍賊空無人而天子幸奉天已志貞流
殛死而神策都虞候李晟自飛狐道以其軍赴難遂

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有社稷功神策士益寵而殿前
左右射生軍亦改號神威軍於是北軍他所增置名
號皆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
曰左右十軍矣德宗至自梁州以神策軍在左功賜
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罪免死而中書御史府
兵部不能歲比其數三輔人庇焉一牒輒十數人長
安姦人占籍兩軍者率身不宿衛輸錢中人代番上
名因納課而外憑籍肆爲暴京尹赤令爲歛屈已內
侍益崇寵特置左右神策護軍中護軍護軍中尉官

以寵之已。又置統軍以崇親衛。當是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親衛卒出屯防者。諸頒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詭自請願。遣隸神策軍。得自竭。既得請。卽廩賜。遂贏舊二倍。由是諸邊卒徃徃稱神策行營。而邊軍皆內統於中人矣。順宗卽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神威。合爲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及王行瑜韓建連兵犯關。諸王遇害。已而神策尉劉季述等以其兵

廢帝尋就誅。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從此廢矣。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全忠歸。畱其子宿衛。禁衛皆汴卒。崔胤言六軍名存而實亡。宜立格募兵以壯禁旅。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久之。全忠遂兼判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嗚呼。禁兵起於義兵之願。畱宿衛者本爲兵。立制非爲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

北○衙○者○豈○太○宗○初○置○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
北○二○軍○之○制○也○而○漢○以○衛○尉○爲○護○南○軍○以○金○吾○巡○北○
軍○今○十○六○衛○皆○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
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
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
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兵○也○今○以○禁○軍○爲○北○衙○
衛○兵○爲○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旣○橫○之○後○外○
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言○之○
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兵○柄○專○
歸○宦○者○而○爲○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
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隸○南○衙○亦○使○
宦○官○典○兵○反○至○王○叔○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
之○意○又○何○止○天○淵○哉○

章氏曰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
志之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
嘗觀太宗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
必同氣亦未免於詐力天下旣定因周齊之制
置十六衛將軍內統北門百騎七營屯騎謂之

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謂
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卽漢之北軍而南衙卽
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
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庸調一
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
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
有口分世業田三衙陔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團
有主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
致所由得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漸壞於春

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
世業旣開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弓騎者亦勢
也况北衙禁軍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
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
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爲侍官安得不逃匿而
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曠騎也然則曠騎變
爲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
經畧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卽藩鎮之漸也自開
元而上北衙軍諸府兵尚可支吾太平日久至

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廣騎之爲禁軍者又復單
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靈武士不滿百
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
禁衛弱於上而藩鎮強於下也然則開貿易而
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
太宗之過至於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
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元宗肅宗不
能逃責矣

杜牧之曰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
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
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
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
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剽邊兵外
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
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民大
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時
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
可一日使出落鈴鑰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

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召出觀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貸。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佞。

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畧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民。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又戰論曰。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

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巒相貫
高山大河盤互交瓊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
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
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
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
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
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
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

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仰首供給橫拱不爲則
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
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
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
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
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足徵徭不
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
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
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

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
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
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刳弱而未嘗爲之簡
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
師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
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
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
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
賞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

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
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勒於戎矣
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
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
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
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罰詰責第來
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
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

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
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
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
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
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
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
臣死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

宋代兵制

元附

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
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軍
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防邊或諸州更
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
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
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卽廂兵而肄習
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
用之謂之蕃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其軍政則有召募

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雖增
損舊制而規摹宏遠矣蓋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
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在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
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土叛換河北兵最
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
討不怠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處悉
黥面爲字以識軍號自是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
少習用爲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
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討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

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強幹之計太祖太宗以雄畧威
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四方勁兵列營
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師之臣
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建隆元年詔殿前侍
衛二司各閱所掌之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老弱
怯懦者置剩員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
下以補禁旅之闕又揀軍中強勇者定爲兵樣分送
諸道令如樣收募後更爲木挺以尺寸高下謂之等
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送闕者至則軍

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分隸諸軍其自廂軍而升
禁兵禁兵而升上軍上軍而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閱
非材勇絕倫不以應募餘皆自下選補方其募時先
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祖然後黜面賜以緡錢衣履
而隸諸籍或募土人就所在團主或取營伍子弟聽
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取
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
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廩之費
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闡給漕輓而天下獲悍失職

之徒皆爲良民之衛矣其廩祿之制凡上軍都校自
捧日天武暨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
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位以下第等差之
凡廂兵教閱者有月俸錢下者給漿菜錢或食鹽而
已凡軍士邊外率分口券或折月糧或從別給其支
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次
之諸倉之分給諸營者營在城西給糧於城東南北
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
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

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亦有非時給者邊戍季加鞞邠寧環慶緣邊難於爨汲者兩月一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俸自川廣戍還者別與裝錢川廣通舖卒或給時服錢屢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稿將校謂之詢設蓋養兵之厚若此而困用初不見其不足者出納有節故也凡遣上軍軍頭引見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日駐泊

凡戍更有程而調發以銅符木契傳信牌爲驗初太祖嘗問內臣逮事後唐者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郊迎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卽隨其所欲給之循至其後因而作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策而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朕命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故武雄軍肆掠百卒竟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雲捷

軍僞印寘之極刑酒坊兵作過罪及主將故萃兵雖
多而無豪悍難制之患由此道也當其時禁從軍製
親衛殿禁之名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
侍衛兩司爲步兵者百十有九爲騎兵者七十有二
其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爲二或分而爲三其最
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
皇城司騏驎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
駐則就糧統計天下精兵不過二十餘而京師十萬
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而合諸道

之兵又足以當京師天下之兵雖本於樞密然有發
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於三帥然有
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至於州郡節察防團等職
雖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得以盡行軍制而
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簡之兵不足則會諸
州巡簡使之兵又不足則咨諸守臣及一路帥臣焉
凡皆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
燿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太宗嘗閱禁兵
有挽強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

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因曰此殿廷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景德二年宣示殿前侍衛司諸禁軍中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揀練每抽替至京雖量起閱視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契丹講盟夏人納款宜乘此息兵精加選練恐軍旅之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乃命先於下軍選勇力者次補上軍其老疾者俟秋冬擇將臣令揀去

之嗣年爲選隸天聖間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法凡班直經上親閱隸籍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旌有邊勞至於河清遽捕牢城配軍亦間下詔選補蓋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之上軍以三歲河北遇大閱亦如之仁宗卽位海內承平而畱神武備始幸安肅教塲觀飛山雄武發砲命捧日天武神衛虎翼四軍爲戰陣法拔其擊刺騎射之精者稍遷補之由天聖至寶元間增募諸軍

陝西蕃落廣銳河北雲冀京畿廣捷虎翼効忠陝西
河東清邊弩手京西江淮荆湖歸遠總百餘營景祐
元年三司使程琳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
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
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
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
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成平逮今凡二邊所增
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
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

賜不與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
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誠願河北陝西住
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卽遷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
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卽調發使
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覲恩賞違者重
置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然法制稍弛宿直劫取庫兵何剡兩疏以行黜陟皇
城埋藏器仗錢彥遠七書求其根究而東軍不知戰
鬪龍衛不能披甲田况又歷歷言之蓋國家怠於久

安樂因循而務省事。主兵者頗行姑息之政。至有胥吏譁伍而逐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吏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校畏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逸。詆訾粟帛使之憤惋。井言語笑靡所不至。故衛士入直不自持。被禁兵給糧。

雇人擔荷。平居有司不敢問。不得已而暫役。謂之借倩。已訾罄不肯應。而三歲一郊。國大賚費八十九萬。安爲固然。不以無功知愧。一不如意。輒稱多絮寡。此好嫌惡以徵於上。甚且操白挺而羣呼。蓋雖名爲兵。而實皆驕惰不可使之入也。議者謂紀綱不立。恐奸雄生心。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後浸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豈不惜哉。又初以收藩鎮之權。精兵盡萃京師。故外地率皆老弱。而循習既久。漸至無備。諸郡毀城隍。撤兵甲者數十餘年。而領州者例。

昔書生其充常從兵不過大郡百人小郡五十而已。故名曰長吏實同平民名曰郡城蕩若平地。王元之已言於咸平三年則後可知矣。自是稍加脩置而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然猶未盛也。慶曆初趙元昊反始大募兵充禁旅以禦敵而所募兵多市井選悞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所遣戍者雖壯狡中格然不能其水土而摧陷復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並邊上兵卽揀選不及等而驍勇狎戰於是議者欲益募土

兵爲就糧乃增置陝西蕃落爲保捷振武壯勇而京輔郡亦增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鬪諸軍馬步凡三百營於是中外禁廂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軍冗甚矣。西師罷龐籍自延州入爲樞副首言關中若餽餉請徙沿邊卒就食內地而天下兵罷老者猥多不可以不汰。議者以虜初臣服情僞難測未宜遂弛備而兵方募隨汰恐致變生。雖帝意亦難之而籍在西事久習邊度元昊因必不遽敗盟而兵不汰將國力日屈以百口保西事無他固爭之於是兵汰者八

萬人嘉祐中韓琦在政府上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
征伐則量敵募練事已隨併故兵日精而國不費今
二虜號通好而北邊屯防之兵不解常若敵之將至
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
恐一旦邊陲竊發水旱相繼乃駭而爲之圖則既晚
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粟貴踊常苦
其難贍而邊卒數多復且有尾大不掉之虞祖宗時
內屯兵京師歲漕東南粟以贍之地廣而易供雖其
數多乃適得強幹弱枝之術故其時就糧之兵少邊

境有事則輟京師兵以赴之固爲慮深而爲費鮮也
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賦稅及三司
筦榷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制爲軍額
額足罷募闕乃增補額盡而營數畸零者併省之庶
國力可無屈也且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所創制
定天下者也天禧景德之兵真宗之所守成爲備豫
者也慶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請下密院具實
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少孰愈則精冗判而裁法
可無疑矣於是詔兩府詳議具數以聞自是稍加裁

制以爲定額皇祐中富弼撫京東河北民以水災故
流入境者三十餘萬乃召募爲廂兵拔其豪得九指
揮教練之稱威邊壯武威勇分諸州服征役已行其
法於諸路而就糧禁軍缺因用選補先是民兵在河
北河東有弓剪社神銳忠勇強壯忠順在陝西有保
毅砦戶強人弓剪手義勇在麟州有義兵在川峽有
土丁壯丁在廣南北西有槍手土丁在荆湖南北有
土丁弩手在邕州有溪洞壯丁是時神銳忠勇強壯
久廢忠順保毅僅有存者康定初添籍強壯皆以時

訓練自西師屢勦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
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至師罷放遣
焉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
兵以補其不足其後議者謂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
講習無待儲廩得寓兵於農之意誠分領郡守閱習
寇至翔集赴援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詔如
所議治平中韓琦當國上言河北河東義勇皆土著
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物力資產足內繫其心稍加
簡練於府兵何異陝西保捷皆揀放所存無幾宜僉

義勇涅手皆爲士兵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
允行知諫院司馬光持以爲不可疏五六上畧言方
刺陝西義勇時民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而
爲兵追呼逃避人人皇悸如臨死器號哭徧野及刺
面後教師利其財賄誅剝百端爲煩擾特甚始教榜
云但守護鄉里已復驅之屯戍千里供億勞費無已
况其生平所習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
鉦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敵旣瓦解星散而大
陣隨之殊無益有害也自後官知其然放汰還農則

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異時矣又田產空盡
流落無歸強者爲殍弱者轉死長老至今於悒長歎
此可爲永戒而不可復也况今旣賦歛民之粟帛以
贍軍又復籍農民之身以爲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
任也民之財力得不並屈且旣籍之後州縣義勇具
有常額後旣逃亡病歿必隨補之是使陝西之民世
世常三分之一爲兵也光又詣政府力言之琦曰兵
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殆不無補
也光曰兵之貴先聲者爲無實也然獨可欺之於呼

吸頃刻間耳。今土兵雖益實不可用。彼不過十日具知之於聲。何有琦曰：君但見慶曆間刺鄉兵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方募刺保捷時，亦豈不云然而卒充戍。今安可得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國用，公所著籍驅之行戍，如反掌耳。琦語塞而事不爲止。蓋韓公雖心知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當。終不若兵寓於民，爲自然之勢也。又古者凡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

民力全固。承平百年，然征調之外，又有力役之兵。日需餉饟，國家不無冗兵之弊。當時孫洙號善論兵者，其言曰：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者，謂禁兵也。廟兵也。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者。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雷州

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戶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國計何得而不蹙哉然始猶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非禁軍亦免至其後禁軍送迎出入番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勢豈可得哉且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復太祖太宗躬其甲冑力戰而取之旣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

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當時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然皆

不得爲休息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且羣起而噪呼夫天下一家且教十百年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且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庸夫之間而將吏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甚哉兵

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漢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致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致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至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平居無事賦歛之厚至不可復加而三司之供猶苦其不給其弊皆以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故也苟郡縣之士兵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費之省者不過半耶兼又更戍交錯旁午道路徒使兵不

古今治平要略 卷二十五
知將將不知兵○平居徒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脫
有緩急亦何足恃哉○沿至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
牢城其名二十三○爲凡二十餘萬○合天下兵共至百
餘萬而冗又極矣○神宗患之○乃議銷併親制選練之
法○敕所司揀不任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爲
民而陝西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有省○并帝嘗謂
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
者消并軍營所省錢累巨萬○庶事若此○邦財可勝用
哉○二年從陳升之議○減衛軍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

者○呂公弼陳薦皆言未便○司馬光亦曰○在京禁軍生
長京畿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
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
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且國家靖天
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
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真諸無
用之地○又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時或小有警急○主者
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旣少○必須大加召募○將數倍
多於今日所退○是棄已教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烏合

古今治平畧 卷二十五
之衆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
非計之得也願且仍舊法每歲揀禁兵不任戰者充
小分小分復不任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住但勿使
老弱者常占各籍虛費衣糧則冗兵既去大費自省
右正言李常亦以爲言從之四年詔揀諸路小分年
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爲大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
聽舊制兵至六十始免猶不卽許至是爲民者衆冗
兵由此大省初議併營大臣皆以爲兵驕已久遠併
之必召亂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言曰近併蒐之

令雖不恤人言持之益堅然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
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樞密使文彥博
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日事合更張豈憚
此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并之自熙寧以至元豐
歲有并廢已王安石既柄國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
分遣禁旅戍守邊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
勞逸故將不專兵雖無復難制之患然將不知兵兵
不知將緩急不可恃請部各制將將兵平居專於訓
練無番戍之勞有事而遣使兵將相知而緩急可爲

使便於是詔京畿東西及河北路置將三十有七鄜
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置將四十有二已團結東南
諸路軍如京畿置將十有三總天下凡九十二將將
各置副凡副將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
者以充又各以所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訓練
等官實始變禁軍之制又以為方河北為方鎮割據
時內抗中國外禦四鄰亦有邊奚契丹者乃兵不外
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至蕃息又竭天下之芻粟以奉
邊曾不足以當一面之戎狄此其故可知也臣以為

儻不能治軍使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請法
以十家為保保有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
保為都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丁以上選一人為
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貧
優厚材勇過人者充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
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予官
其逃移死絕若同保不及五家者他保自外來徙居
者收為保戶滿十家別為保置牌書其戶數姓名以
稽始行之畿甸後推之五路以遍於天下時則以捕

盜賦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
農隙所隸官於鄉村都試騎步射分等以聞蓋始變
民兵爲保甲法始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後且戍邊
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帝聞之以謂安石安石曰人
言固未必信卽有之愚民難與慮始亦無足異也爲
天下者如止任民情而縱之亦何謂爲政乎時陳雷
縣督民置弓箭鼓鐸民苦擾以聞帝又謂安石安石
曰有之庸何傷自生民來通兵農爲一事男子生而
桑弧蓬矢射四方壯而服田力穡有事而服戎故未

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民所自具未聞國家造耒
耜給百姓也則雖使民置弓矢豈足過哉第陛下憂
恤百姓故立法禁優之耳且府界素多盜歲不下百
十發民皆出錢給捕賞不爲怨今制保甲以禦盜令
少出錢置器械非有損也卽怨何恤乎帝曰捕賞錢
民習爲固然自備弓弩民創見直不能無怨譬之河
決壞民田宅民不怨令決河以壞民產則怨之矣安
石曰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
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

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旣人皆能財又爲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心兢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乃三代六鄉六遂遺法也後世唯府兵爲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致安強明矣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爲可憂者所見淺近也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今募兵者

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恃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哉安石曰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其所收亦皆亡命強梁之徒耳兵之強以豈不在人耶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曰兵強天下安石曰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帝曰保甲芻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已減寧

并強本之慮耶安石日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
兵當減矣噫法固善矣然行之不善朝廷徒知教民
以爲兵不知教之太苛而民以不能堪知別爲一司
以總之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民至有言日教
法之難不足以爲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
以爲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而誅
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幹方營而去此
羈縻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
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

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
鞭之一有逡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此
鞭笞之所以爲苦也創袍市巾買弓條箭其名百出
不可勝數故父老之彥日見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
非虛語也一不如意卽以藝不如法爲名而捶辱之
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
冒法不顧後禍踰於正長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
又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
有毒其目斷其指灸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

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而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錢以募之於是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比比是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飢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語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爲百姓之擾者也安石豈能盡窒其弊哉元祐初司馬光疏

其害言兵出於民雖云古法然古丘甸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能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矢教之戰陣是使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教場五日一閱無間四時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與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之塲中必得賂乃縱是三路耕作之業

幾盡廢矣。自唐開元來，民兵法壞，戍守戰禦盡募長
征。民不習兵久矣。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
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而馳
耆舊歎息，以爲不祥。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
織。保長倚爲權利，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
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不堪供億，流
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特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
犒賞糜費萬計，不取諸民，將於何取之？農民之困，旣
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是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

賊衛鄉井，則無貴多。如欲其戍邊境，事征伐，則鳴鏑
交而奔北，潰敗可預必也。且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
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
乃更資盜耶？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陵西京西盜賊
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大軍追討，經歷
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猖熾，已如
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則武藝成就
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夫
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

古○今○治○平○畧○卷○二○十五
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夫○捕○盜○之○人○是○縱○民○
爲○盜○也○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宜○悉○罷○保○甲○使○
歸○農○量○州○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
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免○雜○繇○惟○多○盜○之○地○嚴○
程○科○罰○隨○功○小○大○遷○補○職○級○聽○縣○令○尉○卽○保○甲○中○簡○
武○力○高○強○者○以○充○如○此○卽○不○必○教○閱○而○武○藝○自○精○一○
縣○之○中○壯○狡○者○旣○爲○弓○手○其○羸○弱○雖○使○爲○盜○亦○且○憚○
之○則○弭○盜○之○一○法○也○未○幾○王○巖○叟○亦○言○緣○情○以○推○法○
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自○古○及○

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
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
積○憤○愆○怨○人○人○所○同○此○者○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
之○愚○顧○豈○亡○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爲○犯○上○之○惡○以○取○
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耳○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
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
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
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旣○畢○
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

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季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於是於府路保甲官並罷而司馬光又以比歲災傷盜賊並作禁旅盡屬將官與州郡爭衡不爲使而卒旅不更戍成其惰縱又設官重複虛破廩祿夫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

之將又何必多設總鈐哉請盡罷其禁軍獨委州長吏與總管鈐轄統之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於是詔諸路禁兵復互戍而頗省鈐轄都監等員名以州郡官兼充焉嗚呼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不足則募民兵而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東兵不若土兵歷有言者豈不以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故能有成功哉獨內郡當承平熙恬時戎服執兵雖曰選練非身親戰陳

獨可爲聲容。兵終已不精。又別立管轄。名曰卽狼貪。蠶食勢所必有。又不領於守令。如漢北軍之法。而遣使者提舉之。措置無根。故事以不行。大都宋初禁廂軍召募。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廩給。畢有經未害。至康定憂邊而召募。日廣。於是乎天下有百萬坐食之兵。國家又以金繒賂戎虜。投之宴安。以銷靡其氣。曾不得其一日之用。元豐憤之行保甲而募兵。日衰。元祐以降。保甲罷行無常。而民兵亦又衰。已復將兵之制。長官不得關預。而將驕卒橫。侵漁細民。氣壓州

郡及江浙盜起。攻劫州邑。而將兵望風逃潰。無能戰者。蔡京用事。禁廂增補日多。列郡屯戍彌廣。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疾者徒費廩給。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又亡至以闔豎握重兵。張勝諱敗。士卒耗亡。輒爲住招闕額。以其封椿爲上。供之用。北難作而逃亡配隸。操瓢行丐之人。畢募以充伍。而猶病其單寡也。幹離不挾兵萬餘。長驅而南。內顧枵然。始倉皇召天下兵勤王。陝右諸路古勁兵所出。种師道將以入

援僅二萬五千人不能軍於是京師不守勤王之卒
潰爲盜賊而寇盜遍天下矣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
總齊軍政凡諸將所帥及降盜等兵皆屬焉因部爲
五軍尋以虜逼上將航海避之而衛士張賓等不欲
行率衆圍呂元直諍不遜上怒誅於明州市遂盡廢
其班及還會稽兵衛寡弱乃選辛永宗所統中軍五
百人入直殿巖悉烏合之衆時趙元鎮秉政爲上言
衛兵舊制不宜因噎而廢食上悟尋復其舊然兵不
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已而以三省言詔御營司併

歸樞密院又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分隸以都督
府兵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已復合馬司餘軍及八
字軍爲六軍十二將而三衙始復舊制矣時江海盜
作因分制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顛之右翼循之
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兵籍
爲天下冠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改爲
神武五軍已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
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吳玠稱右軍楊沂中稱中軍
當是時諸將各以成兵雄視海內屢奏捷獲而秦檜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為金內間主和議遂獻謀諸將握兵難制浸成疽潰
召入覲因分隸其兵更號統制御前軍馬皆隸於樞
密院遇出師則取者行於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
雖和議之後相承不改各州有都統司而分屯列戍
增損靡常朝廷滋增養兵之患蓋列屯以都統帥兵
卒軍儲以經總給餽餉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
奏將校之祿多於士卒之數始或急於攘夷待以寬
科而後漸以蠹弊相承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
士十無二三而為之將者且隨意誅剝無所顧惜自

之創立為捍禦者至其後徒足為庸將腐閣賣營當
貴之地而論價輸錢方列薦牘隱成晚唐債帥之風
於是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于錢而不足
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先是以和議成
諸移屯軍漸歸營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法為沿邊
備禦開禧初復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和議再
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置
而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大抵當多事之秋患兵之
不足即增補以壯軍容事既寧息患其有餘必併省

以覈軍實意則在乎少蘇民力故始時兵不素練自軍校轉補之法行而揀選益精於是有疾患則選有老弱則選藝能不精則選或由中軍揀選補爲外軍或揀外邊精銳以升禁衛至於軍額有缺則併隸以便教閱而指揮制領將佐之屬亦或罷或省可謂詳密矣迨其後州郡軍政隳廢吝於廩給缺額恒多甚至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妻子而近或三四年遠至八九歲未嘗落死數逃亡之數又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者不什一當教閱時鈐總路分雖

號主帥僅守虛籍莫敢號召入教之次坐作進退始同兒戲守臣利虛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賂改年甲且一兵請給歲不下百緡以小郡計之一郡占三百人是國家歲虛費三萬緡也良由兵官之權輕而私占之禁弛耳於是精銳無等冗濫不分無賴之民往往竄名軍籍覲其廩費而避賦役免門戶者在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在焉有過咎而不得仕者在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又鄉黨故舊及百工技術音樂俳戲之人皆列各軍伍奚裨實用哉寶祐間州郡缺守承

揖者遣令招刺不拘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初沿江制
闕置帳前官猶專任營運類無戰功卒從升差大畧
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又招募
徒取充數以覲賞格沮刺之後更不教閱徒以勞役
日夜罔休一或少違即罹囹圄榜掠之酷兵不堪命
而逃亡者接踵當時獻言者謂宜於卒伍中取強勇
者異其籍而厚其廩且如百人之中揀十人或二十
或三十則是萬人中有三千兵矣時試之弓弩課之
武藝暇則馳馬擊毬以爲樂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

力精強則厚賞資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
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而申命
主帥制領鼓動而淬勵之假以統御之權嚴其階級
之法使將樂與士親士樂爲將用則可以運動如意
不必別移一軍另招新伍矣蓋兵無貴多貴訓練之
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焉用之大抵宋之兵
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故南渡後時講求
民兵之制建炎元年張懋請募民聯以爲十五使合
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爲

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
安府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
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每五十爲一隊以知縣爲軍
正尉爲軍副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三十
萬於是川口多義士可用者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
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三十一年詔籍
鄉兵知荆南府續脩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
戶之雙丁十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皆有長擇一邑
之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其後籍者至

七八千人乾道初宿毫之後禁旅多出江上之備空
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
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至開禧用
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
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
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
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
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
其後文天祥建議以爲莫若委數州立一方鎮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藉一
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
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
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
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
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
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
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
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

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
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
雖十餘萬可有也又何向而不可哉惜乎其未之用
也至咸淳之季邊報日聞召募尤急官降錢甚優厚
而強制之禁亦嚴然所司罔體上意執民爲兵或肆
言誑誘或詐名買舟候負販者群至輒載之去或購
船令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婦冶容招誘於路盡刺
涅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
後敢入市民有被執而赴火水者有自斷指臂以求

免者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無賴乘機爲擾所在騷然則召募且無法矣揀選云乎哉至於水軍之制南渡以江淮爲邊境制加於前而沿流保隘相望守禦頻繁民勞彌甚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拘舶船則公私俱弊焉兼之疆宇日蹙兵法愈壞叛將賣降庸夫秉鉞間有圖國忘死之士則遙制於權奸移屯更戍靡有定所於是戍卒疲於奔命不戰而死斃者衆矣嗚呼國伺喘息於乍和乍戰之間倚兵爲命而耗弊若此可徒謂敵強乎哉

葉心水論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嚆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貞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旣稍收節度兵

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弊用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乃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

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

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
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虛○。○大○觀○正○和○
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亾○。○
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更○
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
有○敵○者○。○倉○卒○遣○人○召○自○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
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
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賤○。○未○有○甚○於○本○朝○
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

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
家○也○。○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草○
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潰○橫○。○莫○制○國○家○無○
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旱○而○諸○將○自○誇○豪○雄○。○劉○
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
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
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勲○惟○其○
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
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

古今治平略 卷二十一
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杜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嚴。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病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于此。而况不戰旣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

懦弱加以役使。田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者。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且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

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自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半行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

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夫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朝廷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馬端臨論曰：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

三代以來皆然也。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旣盡出，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

李晟渾滅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
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
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
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
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士宇裂於
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
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矣非以得其民
也其所喪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
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序

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
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
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
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
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
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
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卒爲寇盜之淵藪
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
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

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安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道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沔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亾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

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亾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膺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痲痺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

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盡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遊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倖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及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畧，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華。及世祖卽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內立五衛以摠宿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摠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

廢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關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廢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兵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丁

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

者俾其主帖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
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及得宋兵虜新附
軍又有遼東之幼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
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畚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
蓋鄉兵也又有以枝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
應募而集者曰答刺罕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
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
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
寡人莫有知之者其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

諸軍在外內外相維所以制其輕重之勢方太
祖時以木華剌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木爲四怯
薛反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衛以象五方始
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
增置改易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橐鞬
列官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
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
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天子之
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

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壓軍至于在外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承平旣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于不可爲矣

雙柱至平不西商矣

大誠承平到入洪編李謝軍延不幾而天下

盡南新國各盡修備又各以嘉軍及漢州等軍

